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三十二回 排善類重立黨人碑 殺忠賢再失河南地

自古孤忠獨立難，誰能一手障危瀾。
楊柳風輕爭向暖，鬆杉水冷不知寒。
柏床呼渡終何益，父老傷心血化丹。

卻說這宋高宗南渡建炎三年，立了汪國彥、黃潛善為相，因見高宗懼怯金人，力主和議，恐建康只隔一江，不能自守，要走到杭州建都，改名臨安，不日渡江南去。那些文官李綱、張濬、趙鼎、張所，武將岳飛、韓世宗、劉琦、吳玠等，苦苦勸留北方，恢復舊地，俱為汪、黃所阻。因恐大臣們不服，就上了一本，重修神宗、哲宗實錄，把那《元佑黨人碑》，從新印行天下；把王安石、蔡京、章惇一般奸臣，說是君子；把司馬光、蘇軾、程頤、劉摯等一班指為黨人。凡係黨人，俱是黑字，凡係奸人，俱用朱字。就說李綱等一起忠臣是沾名釣譽，專權誤國。因與金人講和，把李綱練就兵馬錢糧盡行停止，貶謫往江西去了。凡係講恢復的，指為黨人，一切不用。把王安石的親書頒行天下，依舊要配享聖廟。那些王安石、蔡京門下小人，漸漸出來用事，著諫官上了本，貶謫的，正法的，這些奸臣們一個個追封的，加諡法的，復職的，謂之講和。

又可笑這些邪人們，也不講軍機大事，也不管金人到江北，依舊這個一本，那個一本，某人該封蔭子孫，某人該加贈某官，終日在朝內盡夜講修恩怨，各立門戶起來，彼此拜賀，日日掛扁送屏，忙個不了。又用了許多新人充京營都督等官，各領札付。真是一張告身，不能博得一醉，大家上下胡混。這些為國家的正人，明知無益，也就退位藏身，一憑汪、黃主張便了。

古人說這一個「黨」字，貽禍國家，牢不可破，自東漢、唐、宋以來，皆受這「門戶」二字之禍，比叛臣權宦、敵國外患更是利害不同。即如一株好樹，就是斧斤水火，還有遺漏苟免的，或是在深山窮谷，散材無用，可以偷生。如若在樹裡生出個蠹蟲來，那蟲藏在樹心裡，自梢吃到根，根吃到梢，把樹的津液，晝夜吃枯，其根不伐自倒，謂之「蠹蟲食樹，樹枯而蠹死」。奸臣蠹國，國滅而奸亡，總因著個「黨」字，指曲為直，指直為曲，為大亂陰陽根本。這個「黨」字也是聖人說過的，只是黨有邪正，自然分了恩仇，君子說小人是黨，小人說君子是黨。那孔子也說「吾黨之小子狂簡」，又說「吾黨有直躬者，人之過也」，「各於其黨」，「君子群而不黨」。若從東漢說起，先有一班君子，陳、荀淑、李膺、陳蕃、竇武、黃瓊、劉寵、范滂、郭泰等，俱是一時大賢，只因群賢附和眾眾，互相誇獎，成了風氣。每一會葬，常有七八千人，編出個號來，有「三君」、「八俊」、「八顧」、「八廚」、「八及」之號。

那時兒兒宦官專權，群賢匡扶漢室，剪除了幾個。後來十常侍專政，就說諸臣結黨，謗毀朝政，把這些范滂等賢人君子捕的捕，殺的殺，株連鉤黨，不下千家。到了靈帝，黃巾賊起，鉤黨不絕，因何進要誅宦官，借兵邊外諸侯，董卓、曹操進來，乘亂才亡了漢家天下。這是第一個「黨」字。到了唐憲宗時，朝內李吉甫與李絳各有朋黨。後來李宗閔對策，每每譏刺李吉甫。至吉甫之子李德裕進位宰相，遂修恩怨。因降了吐蕃，牛僧孺德裕有功，上了一本，說待四夷以信，不可收吐蕃的降將，遂還與吐蕃，分裂而死。因此兩相水火，做牛、李之黨。藩鎮分權，唐室衰微，李德裕、李宗閔黨禍不解，因此說「去河北賊易，去朝中朋黨難」。後來宋溫篡位，白馬清流，殺了千餘人，只因這「黨」字。到了宋仁宗朝，正人君子不少。元祐年間，又立起「黨人碑」來，王安石、蔡京為首，把司馬光一班正人貶盡殺盡，才有了金人之禍。直到高宗南渡，還有這個黨的根在人心裡。只因士大夫做秀才時，全不為朝廷，只以報復為主。這個「黨」字，可不是累朝廷的禍根？到了高宗建炎五年，宗澤守汴梁，死後曲端為大將，守著宗元帥的規矩，略有進取恢復的光景。不料張濬聽信汪、黃之言，就說曲端靡費了國家錢糧，久不進兵，把一個忠臣賢將斬了。這些舊時招撫的王善一班名將，一時盡行散去。那些各營人馬，逃的逃，叛的叛，屯田的也不屯田了，守堡的也不守堡了。數年辛苦收拾的殘兵，一朝而盡。用了一個不清不濁的杜充，係汪、黃門生，來頂曲端的缺。一到了汴梁，先把軍兵的月餉減了一半，又要加派錢糧，使百姓養馬助餉，弄了一個稀爛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金營裡兀術四太子、乾離不、黏沒喝等，只因宗澤守住汴京，河上立下營寨戰車，件件有法，又且足智多謀，幾番河上大戰，金人大小敗了十三陣，不敢再過河來，只在山東地方侵掠，攻取了許多府縣。劉豫是濟南府知府，原是個生員，為行檢革了前程，在京先例做了個監生，乘著大亂，先鑽營了一個知縣。到了徽、欽北去，中國無官，就謀幹了濟南知府。原是個無恥的小人，見金兀術兵到濟南，開門迎降，即時學起番語來。又遇見營裡一個得罪的材官，名喚劉安，原是他叔伯兄弟，自那年金兵入關擄去了，如今做個小材官，在兀術左右，把劉豫的本領，投北的誠款，細細在兀術面前幫襯他。

一日兀術傳進劉知府，要問取汴梁之策。劉豫忙跪下稟說：「天兵一到山東而降，已知天意了。這汴梁已在掌中。今聞宗澤已死，曲端被張濬殺了。除此二人，南朝再沒有戰守之人了，正好乘機進取，攻其無備，可不戰而得。只是一件，不愁汴京難得，只愁汴京難守了。汴梁雖係殘破，原是歷代帝王建都之地，又接連太行山寨，千里不繼，還有百萬人民。如不得一個中國之人，在此屯守，只以殺伐為威，這些三河豪傑，一面順了，一面又反。金朝兵馬雖強，時去時來，又要專力圖取江南，得了汴梁，反不能守，反為心腹之患，首尾不顧，把金朝兵馬分做兩截，腹背受敵，大為不便。畢竟以中國人治中國，立個金朝行宮，存下一枝大兵，方可長久。是為萬全之計。」兀術大喜，即時上了金主一本，使劉豫署河南，封他為齊王，即領黏沒喝人馬襲取河南，刻期渡河。有詩為證，單道漢人可笑：

莫道生為草莽臣，受恩深處結成親。
宋人學得金人語，還替金人罵宋人。

話說劉豫領兵襲取汴梁，恰遇著宋朝刻印《元佑黨人碑》的時節，把一班忠臣良將，人人解體，個個離心。汪、黃二人，專以逢迎皇上，要日日南奔。這些將士，有忠義的，專以志在恢復，日日想北伐。後來把趙鼎、張濬一班人，或是貶謫遠州，或是調任閒地。這些忠良武將，岳飛、吳玠等，分往各路，全不把汴京在意，一似全全舍了河北與金人，免他來爭江南土地的一般。早有人將南朝信息打報與金營兀術知道，汴京無人鎮守，武備懈弛。金黏沒喝原是得過東京，攜徽、欽宗北去，走過幾番，路熟，不消用鄉導官的，指日從燕京大兵十萬，明說是收江東，卻暗地裡改路，晝夜行三百里，到了汴京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原是個金兵殺破膽的，又因宗元帥亡後，兵馬錢糧，一概廢弛，誰敢來與金兵對敵？連夜渡河，至汴京城下。

這些城裡城外百姓們，拋家棄室，也有往山裡逃的，也有往城裡躲的，總是在外的要求進城，在內的要求出城，這村裡要往那村裡躲，那村裡要往這村裡躲，母哭兒啼，逢人就殺，好不可憐。有詩單說離亂人民，遭這大劫沒處逃性命，多少佳人才子、圖書玩寶，死的死，燒的燒，把個文明世界，一時草昧起來，不免有陵谷變遷之感：

故王宮殿夕陽多，田室輕移勢易過。漢喜功名迷甲第。唐遺詞賦弔山河。花明繡嶺疑環■，鳥喚荒原送薤歌。常歎袁晁冤險似，郭門東市路如何。

這一首詩，單表宋朝因這黨人起禍，專以門戶修復嫌怨，致令今日國破人亡，自然身家不保：

椒房紫禁帝王身，楚炬焦煙夜火青。
太廟金環爭出市，玄堂玉碗永辭陵。
障泥亂割芙蓉錦，綴甲群分珠翠屏。
不信芝容馬走，秦庭漢闕昔曾經。

這首詩單說金兵進了汴梁，把宋朝陵寢發掘了，原有宋太祖傳至徽宗的九廟神主，雖然孟太后移去江南，那九廟不忍毀廢，春

秋依舊設祭。今被金兵焚盡，把太廟黃綾錦帳珠翠圍屏，分了釘成衣甲：

廣陵洛浦芷妹仙，泥水熏香伴茗煎。

畫裡明妃啼馬角，筳中蔡女咽狼煙。

風飄蝶舞渾無夢，水泛桃花不記年。

青鳥已歸雁浦冷，令人徒憶美嬋娟。

這首詩單說金兵一入汴京，把這良家婦女、有名娼妓，凡係美貌少年，一概收入大營。那絕色的獻與兀術，富貴之家叫他傾家取贖；如沒人贖的，或嫁在娼門，或配與兵士，那些佳人不知死了多少：

周篆秦虬古玉光，爛然文采裹縹緗。

琴鳴魯國經仍化，虹隱豐城劍亦亡。

劫火再經重入土，物緣將盡自為殃。

蘭亭舊本人間失，何處風雷護秘藏。

這首詩單表汴京既破，數朝典籍、法器、圖書、古畫、商彝、周鼎、寶劍、名琴，俱被焚燒一空，不止人物遭劫，就是古來相傳的寶玩也是有個定數要毀滅的。

這黏沒喝兵到汴梁，那留守的杜充和開封府尹俱是一起新人，從何抵擋？只得開門出降。進得城來，那城內外已殺死人民無數。劉豫進得城來，那有皇都氣象。高宗去後，孟太后領宮人宦官將宮中寶器久已空虛，只些粗重不堪的龍床御座，虛虛陳設。還有幾個年老內監，不能南去，在宮中住著破殿。艮岳花石，久被軍兵拆盡。各樣奇花名樹，取來燒火。正是：金柱玉釘琉璃殿，化作野火寒瑩瓦礫場。劉豫一面使人修整不提。唐人有詩：

梁園日暮亂飛鴉，極目蕭條三兩家。

庭樹不知人去盡，春來還發舊時花。

劉豫出榜安民，重修宮殿，再整城池，把那投降各官照舊職留用。黏沒喝留下三萬金兵，使大將軍粘罕鎮守城池，輔劉豫坐了河南。這劉豫接了金主旨意，也就弄了一頂交天兩叉的金帽子，一條金鑲玉玲瓏盤胸寶帶，綠斜皮錦沿邊的鹿皮戰鞋，穿上一條秃尾龍的玉獸四爪的蟒緞袍兒，帽子往前歪戴著。京城還有殺不盡的毛賊，裝成內監。造了半朝的鑾駕，擇日設朝登殿。本京文武官也聚集了五七百人，都來朝賀他。也是他該有些不義的富貴。正是：是台扮成花面淨，人間不識草頭王。

俗說「一日為君，勝似一世為民」，不知他應在那個紫薇星上。金人巧於愚弄漢人，其妙如此。那劉豫也只說我命中定有此帝王福分，那知是戲箱裡唱曲的扮出那周氏辱齊的愍王來。這個帽兒，可是戴得常的？後來把妻兒女兒都奉承了金人，還把本藩殺訖，真可一笑。劉豫一面招撫百姓，整頓軍馬。黏沒喝自領人馬，會同兀術南征不提。那宋朝君臣，那一個敢出來問聲呢？只為君弱臣邪，忠佞不分迷國政，因此民逃地喪，乾坤一半屬金朝。